

南史

十六



列傳第二十

南史三十



何尚之

子偃 點弟胤

孫戢 胤從弟炯

偃弟子求

求弟點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傳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灑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為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潔已尚之少頗輕薄好樗蒲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

何尚之

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  
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爲廬  
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  
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  
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  
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  
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曰殆數百人叔度笑  
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  
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  
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  
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  
甚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  
司徒左長史劉斌爲丹楊尹上不許乃以尚之  
爲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  
何曇黃穎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正延秀魯郡  
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  
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  
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  
領丹楊乃徙尚之爲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  
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

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內豐成不得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其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剪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爲若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

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爲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顓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焉時復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劾

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即位復爲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爲重超從坐者由是得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爲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爲津要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爲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

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  
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  
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  
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  
公不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  
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  
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為狻延之日尚之為  
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  
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

耳君乃真猴有人嘗求為吏部郎尚之嘆曰此  
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  
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  
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  
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衡  
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  
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  
司空謚曰簡穆公子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弒立以  
偃為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

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义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既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

南傳廿

六

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戰

戰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侍已彥回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戰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戰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戰以年未三十苦



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帝爲領軍與戢  
來往數申懽宴高帝好水引麩戢每設上焉父  
之復爲侍中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  
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  
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資重欲加  
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  
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  
容頗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  
儉旣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  
以驍游亦不爲少廼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

南傳三

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爲  
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  
麗出爲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  
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  
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  
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謚懿子女爲鬱林王后以  
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  
元嘉末爲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楊郡丞  
清退無嗜慾後爲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

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  
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  
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潤寺不肯詣臺乞於野  
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舡逃歸吳隱武丘山  
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  
有風疾無故害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  
無官情求弟點

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  
家禍欲絕昏官尚之強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  
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

南傳二十

八

容兒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  
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  
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  
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踦踞公卿敬下之或乘柴  
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  
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  
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兄求亦隱吳郡武丘山  
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大  
始末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  
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

德璋爲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德璋爲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彥回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違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

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為淳德所感性通悅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立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動不能禁老又娶

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  
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  
官而爲詩有高言點荅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  
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爲詩  
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永  
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  
親黨惠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是  
乃逼召點點裂裘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  
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惠景平後東昏大怒  
欲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

百集卷三

一

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  
得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祚手詔  
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  
林園帝賜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掎  
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復下詔詳加資  
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監二年卒  
詔給第一品材一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點弟  
胤

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  
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

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瓛乃置學士二十人佐瓛撰錄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爲侍中時瓛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

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朏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捷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

永元中徵爲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  
朝建引爲軍謀祭酒并與書胤不至及帝踐阼  
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  
敕諭意并徵謝胡杲之先至胤所胤恐胡不出  
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  
詔出就席伏讀胤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  
陳三兩條事一者欲正郊立二者欲更鑄九鼎  
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  
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  
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

南傳廿

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立  
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立  
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立先  
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  
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  
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胡所還問胤以出期胤  
知胡已應召荅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  
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官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  
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  
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

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朔俱前代高士胤處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

南傳廿

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木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胤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

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  
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  
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  
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在  
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  
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  
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  
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  
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  
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

六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  
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  
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  
並衣恰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  
凶具旣而疾困不復瘳初胤侈於味食必方丈  
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  
見生物疑食蚘蠅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鮓  
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  
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蚘蠅眉目內闕慙渾沌  
之竒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



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  
厨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岼議大怒汝南周  
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  
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  
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  
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  
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  
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  
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鑿刃寧復慈心所  
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

南傳卅

一五

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  
胤末年遂絕血味胤注百論十二門論各一卷  
注周易十卷毛詩摠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  
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  
有高風

何炯字士光胤從弟也父擢太中大夫炯年十  
五從胤受業一暮並通五經章句白晢美容貌  
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又膚清今觀此子  
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  
之寶亦爲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

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擲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魚慶緒於事爲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十五日可置一甌龕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淡仕進故祿所不

南傳二

及恐而今而後溫飽無資乃灌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爲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還爲齊高帝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高帝理其寃又與司空褚彥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

卿而誰臨海王昭秀為荊州以昌寓為西中郎  
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踐祚先使裴  
叔業齎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  
國家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  
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邪即時自有啓聞須  
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  
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  
見殺政有公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  
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寓  
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

南傳十

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曰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  
坐客曰遙遙華胄昌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  
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  
常謚曰簡子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  
馬都尉梁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  
人稱之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  
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  
四年政為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許之  
復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

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啟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爲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楊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對賓朋言詞若訥訓荅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荅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五年改爲

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又處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包苴餉餽無賄則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恠爲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旣竒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荅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誚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荅曰如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廵頗有輕薄才因製

卦名離合等詩朝之亦不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道故應感斯夢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後坐妾弟費惠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將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即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漑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

貴終是何敗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啓預聽敕許之又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吊也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豐而求親者

也且暴鯁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  
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  
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  
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  
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  
缺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  
罪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  
前禍僕之所吊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  
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  
義乃戒翟公之大署異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

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  
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  
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  
改之言惟士貞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  
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  
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街窶  
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  
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  
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  
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

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卒于園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

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爲從兄胤所親愛胤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胤別胤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即命紙筆名曰穀曰書云兩玉曰穀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位祕書丞早卒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己之迹動

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卒于園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爲從兄胤所親愛胤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胤別胤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即命紙筆名曰穀曰書云兩玉曰穀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位祕書丞早卒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己之迹動



不踰閑及乎洗閭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  
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詖  
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胤  
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  
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暫之赴惠景子秀之矯  
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  
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  
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  
望敬容材實幹蠱賄而敗業惜乎

列傳第二十

南史三十

列傳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一

張裕

子永 山 山

山兄子緒

緒子完

充

稷子嶸

永子環 稷從子種

張裕傳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支尚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為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為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為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

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  
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  
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  
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  
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  
及初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  
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  
減半位裁鄉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  
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云

永字景雲初為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

南二一

二

尚書中條憲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脩撰徙永  
為刪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  
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  
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  
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  
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  
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  
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  
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永為揚威將軍冀州刺  
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進攻

礪礪累旬不拔爲魏軍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魏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爲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爲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

南傳二二

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勗之使遠慕廉闇在公之德近効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冤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鍾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荅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即位爲青冀二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剋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

軍尋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爲魏軍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阮湏何達之等竊其權贓貨盈積方童等坐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廢帝即位爲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爲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基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旣

反唱言臺城陷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  
上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沖爲吳  
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  
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  
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  
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  
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  
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  
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將軍

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南兗  
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  
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旣幼執事多門  
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  
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  
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爲黃  
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  
焉高選佐史孝武召岱謂曰卿美効夙著兼資  
官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揔刺史之任無  
謂小屈終當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

爲吳興太守元徽中爲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  
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爲吏部郎時  
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  
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  
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  
裁高帝曰恕爲人我所悉其又與瓌同勳自應  
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  
臣門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中詔序朝臣  
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彥回謂得此過優若別有  
忠誠特宜升引者別是一理詔更量出爲吳郡

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  
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摠戎務殷宜須望實今  
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武  
帝即位復爲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  
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  
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  
數年謚曰貞子

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  
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  
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

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詔詳郡縣米事緒  
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  
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  
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  
風宜爲宮職復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  
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  
爲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書丞從  
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  
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初  
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齊高帝太傅

長史建元元年爲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  
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  
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  
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  
遷僧達以近之時帝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  
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  
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  
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先是  
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  
以爲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



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自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郡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遺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悛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爲尚書令丹楊尹時諸令史來問孰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荅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珩至在坐

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飧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翬上以蘆葭輜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謚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爲正員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滎通殺人伏法允兄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絀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縠巾葛帔至便

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爲  
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愠與儉書曰頃者  
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  
釣之閑鍊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  
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  
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  
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  
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  
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  
乎之情峰橫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旣謝廊廟之  
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踈凝情  
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  
遭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  
訪珪之辰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  
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  
巖罩日吐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挂蘭綺  
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  
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  
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  
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

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旰食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岷西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權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曾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夔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妻塵執事儉以爲脫略弗之重仍以書示

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搗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琅琊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吏人便之後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逢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遷尚

書僕射頃之出爲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忻悅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

瓌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瑋廼祿自免不拜後爲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卬有豪氣瓌宅中常有

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僞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從弟融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郡人顧嵩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瓌並引爲綱紀後並立名卬以爲知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曠疑等文季每還直器物若遷瓌止朝服而已

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瓌者常呼爲散騎出爲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加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紇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紇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荅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紇由是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旣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

事就閑廢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列宮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怙卧疾建武末屢啓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

郡爲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三年梁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捕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

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天監中爲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傲世率懼乃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竒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襍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漑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珙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珙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直壽光省脩景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荅云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



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咲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云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盾

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斫其頰眉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為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稷字公喬瓌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溝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涖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為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性踈率即悟有才略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殂六年廬于墓側齊永明中為豫章王疑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為劉四張五以貧求為劉令略不視事多為小山遊會山賊唐寓之作亂稷

率厲部人保全縣境所生母劉先假葬琅邪黃山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歷給事中黃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永元末爲侍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閣張齊行弒于含德殿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

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以稷爲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嘗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代之豈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殺君害主業以爲常武帝留中竟不問

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峻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爲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聚奉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爲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糶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逢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見云充融卷稷爲四張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天監初卒稷子崦崦字四山稷初爲剡令至崦亭生之因名崦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

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  
不倫崧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  
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暉日玄言因爲之筮得節  
卦謂崧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  
崧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  
也還爲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  
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崧  
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  
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  
崧舉義時邵陵王倫東奔至錢塘聞之遣前舍  
人陸立公板授崧征東將軍崧曰天子蒙塵今  
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  
破義興遣使說崧崧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  
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崧崧軍敗乃  
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  
景將舍之崧曰速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  
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崧曰吾一門已在鬼錄  
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  
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崧弟畢知  
名

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略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及武陵王紀爲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爲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爲有司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帝受禪爲太常卿歷位左司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以爲宜居左執其爲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種弟稜亦清靜有識

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崇擢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絕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圍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況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列傳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一



